

江花

美文

A17

丁都护歌

■唐李白

云阳上征去,两岸饶商贾。
吴牛喘月时,拖船一何苦。
水浊不可饮,壶浆半成土。
一唱《都护歌》,心摧泪如雨。

万人系磐石,无由达江浒。
君看石芒砀,掩泪悲千古。

丁都护歌,亦作丁督护歌,乐府旧题,属《清商曲辞·吴声歌曲》。《宋书·乐志一》:“督护哥(歌)者,彭城内史徐达之为鲁轨所杀,宋高祖使府内直督护丁旰(晤)收敛殡霾(埋)之。达之妻,高祖长女也,呼旰至阁下,自问殓送之事,每问,辄叹息曰‘丁督护’,其声哀切,后人因其声,广其曲焉。”李白此题,为写云阳夹冈古运河道河工纤夫之苦。

李白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诗人,字太白,号青莲居士,汉族,祖籍陇西成纪。生于碎叶城(当时属安西都护府),后迁居四川。天宝初,入长安,贺知章一见,称为谪仙人,荐于唐玄宗,待诏翰林。后漫游江湖间,永王李璘聘为幕僚。

璘起兵,事败,白坐流放夜郎(在今贵州省)。中途遇赦,至当涂依李阳冰,未几卒。李白被后人誉为“诗仙”。诗歌总体风格清新俊逸,既反映了时代的繁荣景象,也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荒淫和腐败,表现出蔑视权贵,追求自由和理想的积极精神。

这篇《丁都护歌》就是作者以安陆为中心的漫游时期所写的诗,黄锡珪《李白诗编年》认为是公元七四七年(天宝六载)李白游丹阳横山时所作。

“云阳上征去,两岸饶商贾”,云阳,今江苏丹阳。三国吴嘉禾三年(234),以曲阿县改名。西晋太康二年(281)复名曲阿县。上征,溯流而上。饶,多。溯流而上云阳城去,两岸很多商贾大户。作为李白描写劳动人民疾苦生活作品中最突出的一篇。本诗首二句将纤夫行船运石活动安置在商业繁荣的背景之中,苦乐形成鲜明的对比。

“吴牛喘月时,拖船一何苦”,吴牛喘月,典出《世说新

语·言语》,大意为南土多暑,而吴牛(水牛)畏热,见月疑为日,则喘。此喻指江南天气酷热。一何,多么。吴国水牛喘月时节,拖船工人多么辛苦!

“水浊不可饮,壶浆半成土”,江水混浊不可饮用,一壶水浆半壶是土。

“一唱《都护歌》,心摧泪如雨”,唱起《都护歌》,心里觉得很悲伤泪如雨下。

这六句具体表现纤夫的感受,天气炎热,酷暑难当,逆水拉舟已经非常辛苦,再加上河浅水浊,饮水极为困难,劳动和生活条件如此恶劣,他们内心无限悲伤。一面吟唱曲调哀怨的《丁都护歌》,一面泪如雨下。

“万人系磐石,无由达江浒”,磐石,厚而大的石头。“系”作“凿”。无由,没有办法。江浒,江边。万名工人凿取厚而大的石头,没有办法很快就运达江边。

“君看石芒砀,掩泪悲千古”,芒砀,大而多貌。你看采文石的石芒砀,工人掩泪千古悲伤。

末四句诗人再从船夫承担的任务着眼,尽管耗费巨大人力,也无法把文石运往江边。望着那又大又多的巨石,无论船夫还是诗人都忍不住掩面留下悲痛的眼泪。

这首诗作者怀着沉痛的心情,以朴质的语言给读者描绘了一幅辛酸的河工拉纤图,透过诗句读者仿佛看见了当时两岸的商贾大户,豪门子弟,瘦骨伶仃的船工;仿佛听到了河工的劳动号子,伤心的歌声,催人泪下的呻吟。此诗的语调是沉郁的,与李白平常明快、洒脱的诗句并不相同,代表李诗的另一种风格。世称杜工部诗多“沉郁顿挫”之作,此诗即使放入杜集中,也难分出雌雄的。因此,清高宗敕编《唐宋诗醇》评此诗曰:落笔沉痛,含意深远,此李诗之近杜者。

(朱秋霞)



旅游纪念品的错觉

■文/陈丹燕

2005年,我在美国中部的一个安静小城居住。十月的一个礼拜天,离我租住的公寓不远的一条街道上,邻居们在自家后院摆出家中剩余的东西,互济有无。我刚安顿下不久,正想买些小东西用,就去了那条街。

在一堆堆物品之间,我发现了一个非常眼熟的圆形木刻浮雕。几分钟后,我想起那上面雕刻着的应该就是德国南部的新天鹅堡。我拾起那块结实的褐色木圆盘,发现在城堡下方细长的旗帜上的那一行德文,标明了那个城堡正是新天鹅堡。我1992年春天时去过那里,那时我真没什么钱,在城堡下的纪念品商店里,墙上挂着大大小小的木刻城堡圆盘,我曾仰头望着,为自己不能够买一个小木雕留作纪念而感到失落。

我拿起那个木雕小盘子,它的重量唤醒了我的记忆,我甚至因此而想起了那家纪念品店里灰亮的天光,那天下着雪,虽然已经四月了。

失而复得的愉快在我心中轻轻激荡,我赶紧将它买下来。它让我想起来,新天鹅堡是我抵达的第一个德国古迹。

这家的女主人有与众不同的瘦削与精美,看上去更像一个法国女人。我告诉她我的新天鹅堡之行,她握着我支付的一美元微微一笑:“那我很高兴它有了好归宿。”她说,她是德国移民的后裔,这是20多年前她去德国旅行的原因之一,那是她第一次回欧洲。“我们当时很兴奋,每到一地,都热衷于收集各种纪念品。可是回来后,许多纪念品只拆了

包装,在桌上摆了几天,就放到储藏室的架子上,再也没碰过。”

我将木雕带回家,挂在我卧室台灯上方的墙上。它突然给这个陌生的房间带来一种老宅般的轻松气氛。它奇迹般地,一下子冲淡了这出租公寓里挥之不去的、巨大的寂寞感。买下这个小圆盘时,我只是为了满足一下多年前片刻的失落,没想到收获如此巨大——它竟然将我万里之外的上海的家带到眼前。

说实在的,我此前从未意识到那些看上去粗糙,而且谈不上有艺术个性的旅游纪念品有这样的作用。在大多数情形下,人们处理一件旅游纪念品的方式,就像那个女人一样。

它们或者是瓷盘,或者是铸铁,或者是一次性的电子钟,或者是一小块玻璃或者水晶,或者是一块印制的地图,或者是一块木头,或者是一小瓶烈酒,或者是一张明信片,总是谈不上做工精良,即使原作有些艺术性,也因为大量翻制而最终失去了它的艺术气息,而成为十足的旅游商品。热衷于买下它们的,总是旅行者中的菜鸟。

我以为我不是菜鸟了,经过这么多年独自的长途旅行后。直到行至美国中部的一个小城,再回到卧室台灯前,我才发现那些在各大洲的旅游景点前面铺开来的小商品,它们除了千人一面的无聊面貌之外,另有一番意义。

我发现自己由于骄傲犯下的错。1996年后,我不再购买任何旅游纪念品,我错了。

(摘自《我的旅行哲学》)



写满记忆的报亭

■文/林衍

最近,有一些北京街头的报亭亭被拆了,这消息不让人感到高兴,却又无可奈何。各位读者,如果你们此刻还习惯端着报纸,也许我们可以一起重温几个美好的故事。

西班牙巴塞罗那有一个报亭。它诞生于上世纪40年代,是卖报人亚历山大的祖产,他的父亲和爷爷都曾是它的主人。在这70多年里,这个报亭“1米都没有挪动过”,就像是这座城市的老朋友。当然,它还不够老,亚历山大说,和巴塞罗那那些留存了上百年的报亭相比,自己这个只能算是小字辈。

美国密西西比大学有一个叫胡斯尼的教书匠。他喜欢游历世界,而每到一个国家,他总要与当地的报刊亭合影留念。他将这个小小的东西,视为当地文化的一种投射。“有什么是比到其他国家的报刊亭转一转更激动人心的事儿呢?

我真想不出其他选择。”他是个怪人,所以人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,叫做Mr. Magazine。

古巴学者加西亚最近收到了一份礼物——一本出版于1942年的古巴画报。当加西亚打开这本旧杂志时,他看到了爷爷爱用的护发素,阿姨必备的粉饼,以及在他童年记忆里的那个古巴。他与另一位古巴学者分享了这本杂志,那位女士感慨道:“这就是印刷的价值啊,你能想到我们会在50年以后坐在这里共同浏览一份从前的网页吗?”

时代不断奔跑,技术的洪流让那些老朋友成了往日英雄。但我仍然抱有期待,期待巴塞罗那的百年报刊亭不会消失,期待胡斯尼的环球报亭旅行不要结束,更期待50年后,我们还能够和自己的亲人、朋友坐在一起,翻开一本写满记忆的老杂志。

(摘自《中国青年报》)